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蓮貞仙子

錢萬選，字孟青，濟南人。幼喜讀書，不問戶外事。弱冠，父母俱喪，惟一老僕應門。家故中人資，供饗殮外，尚有所餘。生日事誦讀。人有以婚事請者，輒卻之。濟南城北有一寺，曰崇仁古剎也，相傳為六朝時所敕建，香火頗盛。紅牆紺宇，樓閣參差中，有亭台池館之勝。池中植白菡萏數百本，花時清香徹遠近。生固與住持僧相稔，夏日僦居為避暑計。生自移居寺中，日則吟詩，夜則彈琴，焚香靜坐，俗慮頓消。一夕，甫欲就枕，忽聽窗西所設之琴無故自鳴。初尚抑塞，繼則悠揚宛轉，頗堪入拍。細聆之，似效己調而未成者。生大為駭異。急欲起而覓之，聲頓絕。明日友來，偶話其異。友曰：「此必靈狐之所為也。可收之為琴弟子，彼必有以報子。」於是生至夜闌月上，飯罷茶餘，必彈數弄，習以為常。

生偶赴友人宴，返已宵深，酒酣渴甚。覓茗，則壺中已罄；呼僮起瀹，睡聲正鼾。忽見倩影亭亭，立於牀前，雙玉手捧一白磁甌以進。啜之，則茗也。啜苦咽甘，香沁肺腑。醉中不辨為誰，昏然睡去。及醒，則已紅日三竿，亦不復憶前事。生作詩詞，多係草藁，未及繕寫，偶置案頭，翌日視之，則已鈔清本，鐵畫銀鉤，字跡娟秀。生不辨為何人手筆，得之狂喜。時荷花盛開，生方坐池上，憑欄納涼，見遠處蓮蓋忽動，有小娃自萬花叢中蕩槳而至，手持一書投生。生閱之，上云：「絳帷女弟子蓮貞奉書：敬屈文旆辱臨，借攀清話。荷花深處，柴門臨水者，即兒家也。已具樽酒以待，特遣扁舟奉迓。其勿辭。」生訝其初不相識，何得來此。其婢年僅二齡許，霧霞綉，丰姿綽約。詢其名，曰：「麗娥。」問其家在何處，則笑指池東曰：「距此不遠。」問何人相招，則曰：「君去自知。」生視其舟，僅可容身。自念：「蕩槳彩蓮，亦屬韻事。姑踐其約，當復不惡。」

舟行約半里許，荷花轉盛。復見二艇自花間出，亦並垂髻女子也，皆盼生而笑，曰：「佳客至矣。姑以阿麗邀客久不至，特令儂來促駕耳。」須臾，舟已傍岸。岸上楊柳垂絲，芙蓉結蕊，雜花如錦，芳草成茵，別有一世界。三鬟即款雙扉，導生逕入。生見正室五楹，備極華麗。由迴廊曲折以行，另辟一院，綺樓復室，霧閣雲窗，迥非塵境。一女子臨窗兀坐，焚香鼓琴。見生至，其聲遽止，向生檢衽，自稱女弟子。生茫然不知所對。女子嬌姿豔質，儀態萬方，謂生曰：「兒以裙釵弱品，粉黛微姿，獲侍門牆，得親教澤，斯固三生之深幸，百歲之良緣也！今日惠然肯來，良為欣慰。」即令婢媪設席於水晶簾底，雪藕冰脯，芬流齒頰，肴饌絡繹，俱不識何名。女巡環勸飲，倍極慇懃。其酒作綠色，香沁鼻觀。女曰：「此即『碧筒杯』也。飲之辟暑。」生辭以量不能勝。女笑曰：「嘉會甫始，必當盡醉。」爰命三鬟歌以相侑。麗娥聲尤清徹，脆堪裂帛，響可遏雲，生尤為擊賞，頻回顧之，注目不瞬。麗娥歌罷，始覺頰紅潮，低首拈帶。女因指謂生曰：「君如屬意，請攜之歸，以供灑掃役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此何敢望！」半，夕陽已匿，月影將升，女命呼夜光來。婢乃於篋中出明珠二顆，懸於庭際，光輝皎潔，大地洞明，曲處暗陬，纖悉畢現。生撫掌稱奇，因謂女曰：「卿殆嫦娥化身，非人間所有也。」女笑不答。酒罷撤席，命以琴進。生正觸所好，為之撫綽操弦，竭生平伎倆，特奏一曲。女亟稱善，亦效之，音節不爽累黍。生大加贊賞，曰：「世間豈有此慧心女子哉！」月上更闌，生辭欲去。女請留宿，即喚麗娥往攜衾枕，開西閣門而入。斗室精潔，絕無纖塵，湘簾几，硯匣筆牘，位置楚楚。生於几上見詩一冊，署曰《蓮子居吟稿》。展閱之，前半皆已平日詩詞，後半則蓮貞和作也，詩詞並吐屬清新，不作一凡語。生不禁拍案叫絕，曰：「卿真可為女青蓮矣！」女方與生談詩，麗娥闔扉遽去。生亦倦甚，擁女並入羅幃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女曉妝既竟，忽更盛服再拜，向生曰：「妾此身已屬君矣，願侍巾櫛，幸毋遐棄！」生曰：「余本未授室，嘉耦是求。今既得卿，良慙素願。」於是引喻河山，指盟日月，比翼連枝，始終弗渝。女仍命麗娥放送生歸。由是花晨月夕，時相往來。

荏苒年餘，忽有方外羽士從羅浮來，下榻僧舍。見生，蹙然曰：「君邇來必有奇遇，此花妖也。若不早絕，恐有性命憂。」生愠然作色，曰：「煉師世外人，何預人家閨閣事！烏有豔同花月，麗若神仙，而為禍水者哉！即妖，亦當非噬人者。子休矣，毋多談！」

生過女所，偶話此事，女泫然泣曰：「妾與君殆緣盡矣！此所謂風月窩之情魔，姻緣簿之孽障也！」言訖，歎不已。即喚廚娘作咄嗟筵，「行與郎君為長別矣！」生曰：「余惟不信此言，故以告卿。世之負情人，方且懼死貪生，急求方術矣；余恨不得運慧劍以斬之！」女乃轉悲為喜，曰：「桑中之行，原非久計；戴月披星，攜雲握雨，此豈伉儷者所宜？城北王氏別墅，妾將往賃，略加修葺，便可作青廬。」因出篋中黃金百兩畀生，曰：「以此摒檔婚事，務極華美，勿使人謫小家舉止也。」

生一如女命。擇吉親迎，驕騎赫，戚串往賀者如雲。三日廟見，得瞻女貌者，無不驚為天仙。女令生招道士來，肅之上坐，女靚妝炫服，出而相見。道士衣服內外皆書符，袖中隱持天蓬尺，見女即戟指作訣，口喃喃念咒，驟出天蓬尺擊女。女毫無所畏，其尺擲之地。麗娥自內出，舉溺器罩其首，糞穢淋漓，下沾襟袖，道士踉蹌遁走，見者無不鼓掌大笑，謂：「處置若輩，宜以此法。孰令其豐乾饒舌哉！」

女自結後，唱隨相得，毫無所異。麗娥漸長，益復苗條，圓姿替月，暈臉生霞，見者不知為青衣中人。女令生納為小星，置之後房。其二鬟一曰萼仙，一曰蓉香，嫋娜輕盈，並皆佳妙，次第選入畫屏，備生妾媵。生此時擁豔姬，住名園，日與女飲酒賦詩，雖南面王不易此樂也。

數年間，女生二子，三姬各產一男。生亦登賢書，捷南宮，榜下選授粵東博羅令。挈眷赴任，治民詰盜，除弊剔奸，政治肅然，閭閻無不沾其實惠。三年解任入都，生偕友游羅浮，女亦請從。因與三姬皆易男子妝以往，山中遊歷幾遍，宿黃龍觀中。道士香根知生為貴官，接待慇懃，迥逾常數。鍾欽光孝廉為觀中住持，仰生德政，供奉極豐。觀中有一道士，若甚相稔，偶與談遊蹤，自言曾客濟南，乃恍然知即前度相逢者也。因戲問：「煉師法術高妙，果能治妖否？」道士誇在濟南曾治花妖，口講手畫，極鳴得意。女在旁不覺然一笑。道士繼訪生僕從，始知生固濟南人，慚而逸去。

翌日，生下山，忽於林莽中突出一猛虎，毛色斑斕，狂風陡作，葉下墮。虎向女撲來。僕從相顧無人色。女從容自若，於口中吐一蓮花，從空下墜，正中虎背，虎負痛作人立，皮剝然脫去，乃一道士也。女謂道士曰：「汝兩次犯我，本應殺卻，以奉仙戒特赦汝。汝可速去。」道士蒲伏叩首認罪。自此群知女為非常人。